

散 文 | 決 審 會 議 紀 錄

時 間 |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一點半
 地 點 | 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決審委員 | 宇文正、陳昌明、廖玉蕙、劉克襄、鍾怡雯（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 | 封德屏、楊宗翰
 記 錄 | 林奴霜



散文決審會議現場。
 順時針左起：鍾怡雯、宇文正、陳昌明、封德屏、楊宗翰、廖玉蕙、劉克襄。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競賽類散文組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兩百九十四篇來稿，共有兩百三十篇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方梓、王盛弘、柯裕棻、劉梓潔於三月四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二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宇文正、陳昌明、廖玉蕙、鍾怡雯公推劉克襄為主席。本屆散文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五位評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宇文正：我覺得這次看到的整體素質不錯、很整齊，但也沒有哪幾篇獨特到讓人眼睛一亮。過去幾屆因為以「臺北」為主題，大量作品會刻意著重在空間、地景的表現，可是這次我看到更多的「人」，很多篇作品的著眼點在「人」，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感覺。

陳昌明：我自己的感覺也是，程度其實沒有差距很大，但是有一些集中的焦點。因為主要寫臺北，所以大部分都以回憶為主；對臺北城的回憶、對人物的回憶。其中有一兩個主題較多人寫，例如：父女之間的感情、家庭之間的關係，在這次顯然是很密集地被討論，記憶與親情的細密描述，其中有一些是很好的書寫。

廖玉蕙：我也覺得要選出突出的作品並不容易，除了親情的書寫多一點之外，也有一些另類的書寫，其實品類還算滿多元的。我覺得寫了很多現象，與由現象所產生的情感。作品在程度以上。

鍾怡雯：從時報文學獎時代這樣看下來，這次我覺得好多都是句子的問題，基本上散文是一個文字的表达，在第一關文字就有這麼大的問題，我其實很難挑選。即使我挑選到文字稍微好一點，可能前面第一段、第二段仍需要稍微調動一下，或是結論需要怎麼樣修改。感覺這一輩寫散

文，不大會注意文章有節奏和文氣的問題。文字若稍微注意一下，其實就可以寫得好一點。我也覺得有一些寫得很有時代感、很特別，可是我總覺得文字就是差了那麼一點。一直這樣看下來，覺得整個世代對文字的講究與精準的要求失去了。我最大的感觸是這個，題材多、觀察的東西也廣，可是第一關沒有守住是很要命的事情。

劉克襄：我自己的看法也差不多，尤其是讀了前面五篇非常沮喪，但讀到第六篇才慢慢進入情境。後面的幾篇表述比較好一些，但不只是文字的問題，描述某種情境時會感覺到生澀，或還沒有一種生活的成熟。我覺得有幾篇不錯，可是又達不到第一名、第二名的程度。身為一個寫散文又常常讀散文的人，我覺得整體在文字的表達、情境的表意上，確實沒有辦法像過去參加臺北文學獎的參賽者，比較能抓到某種內涵。那種東西我說不上來，可能是主題被重複書寫有關。因為設計了一個主題，大家都要寫臺北城，硬要寫的時候，會潛入一種臺北的意識進去，讀起來又卡在那裡，這也是一個問題。我在看這次散文時會有這樣的不安。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小天涯〉（陳昌明、廖玉蕙、鍾怡雯）

二票作品

〈阿婆觀察報告〉（宇文正、陳昌明）

〈不肖子回憶錄〉（劉克襄、鍾怡雯）

〈開車進不了臺北城〉（廖玉蕙、劉克襄）

一票作品

〈綠眼淚〉（宇文正）

〈街角的聽書人〉（陳昌明）

〈嫩湯心事〉（宇文正）

〈瓜分遺產的好日子〉（廖玉蕙）

〈東門印象〉（劉克襄）

〈北城舊事〉（鍾怡雯）

○票作品

〈周六朝市之朝聖進行曲〉

〈關於家的幾株植物〉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綠眼淚〉

宇文正：我在文章旁寫上「錯字真多」，但可能因為我是個編輯，覺得錯字到底可以在編輯臺上修正。這篇讀起來非常真切，敘述流暢，如果暫時不要理會他的錯字。他寫到友情的溫暖，雖然能

夠安慰病痛裡的徬徨和無助，可是最終，人還是要自己面對命運的挑戰；作者整個融入了大自然，以安靜孤寂的姿態來撫慰恐懼寂寞的心靈，讀到最後我被他打動了。

陳昌明：除了錯字我也覺得這篇很不錯，我給他第四名。這篇寫受到紅斑性狼瘡侵襲的身體，有一些想法有其動人之處，例如寫「紅狼臉書」、「狼來了」，和身體、外界之間的關係，有些掌握得很好、很貼切，但是他的文字，除了錯別字以外，也看出其實滿雕琢的。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或許是好處也是壞處，從第二頁讀到第三頁，全部都押「一」韻，一韻到底，而且是同時約五段左右，這種押韻的方式，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問題。因為有些地方有點勉強，有些人覺得讀起來很有韻律，因為用「賦」一樣的寫法，但用太多押韻時，雖然鏗鏘有調，可是仔細去讀他的韻，有點勉強。我這樣念可以念幾十個地方，全部都押「一」韻。這樣的方式，一開始讀覺得還不錯，可是讀久了就覺得太刻意了。但他寫紅斑性狼瘡有很多地方還滿到位的，所以我給的整體評價還是很好。

鍾怡雯：我本來覺得這個題材抓得不錯，可是好像跟「綠眼淚」沒什麼關係，只是最後有提到。第二段的部分，寫到突然得了紅斑性狼瘡，可是我覺得寫法很文藝腔，好像應該真正進入病的核心，寫自己的心情，但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外面捕捉文字，我每次讀都覺得是不是可以剝開外層的東西，直接到位講那個感覺。類似第二段的那個句子，敘述是無效的，等於是個累贅，可以直接把這段拿掉，然後補一句之後接到第三段。例如他寫「一抹專業的遲疑」，這個「一抹」好像沒有必要這樣敘述。他的題材抓得不錯，可是文字實在是不太好，而且標點符號不太會用，常常一個段落就是最後才一個句點，然後全部都是逗點。文字不太注意之外，可能

連帶地連掌管散文的節奏與文氣的標點符號，也不太會用。

廖玉蕙：剛開始看也覺得錯字太多，但基於評審的道德繼續看下去，看到後來居然被感動了，但錯字實在多到「天怒人怨」，每一頁都有十幾個錯字。

鍾怡雯：我覺得不只是錯字，還有文字的表達。

劉克襄：我覺得此文在自然這塊描述過多外象，應該直接進入主題裡面，用力在紅斑性狼瘡，最後再拉回來。但他沒有拉回來時，我就只有讀到那個表象。

宇文正：他就在表現這些東西撫慰了自己的空虛。

〈街角的聽書人〉

陳昌明：這篇寫盲眼人的聽書，以波赫士和自己的生命遭遇做對話，從明眼人到弱視到幾乎看不見這樣的過程。我覺得有些地方微妙的變化頗生動，不只是和波赫士對話，也把盲人的處境放在臺灣的環境裡，尤其當代高科技數位聽書器材的發展，也讓人能做些檢視。不只書寫表象，也有內心的抒發，結尾也不錯，把波赫士和過去的自己擦肩而過，對面走來的感覺，和自己結合。我覺得讀起來是有味道的，所以我推薦他。

廖玉蕙：我覺得他的知識用得太硬，整篇文章讀起來必須要一直克服內心的不耐煩。因為句式也很長，我就在文章旁寫下感想：「句式偏長，閱之斷氣」。

陳昌明：他的文字有點寫論文那種拗口的感覺，「落落長」，分段不清楚，基本上是有這個問題沒錯，只是我覺得他寫自己心情部分有到位。

宇文正：這篇的敘述比較乾燥。

〈嫩湯心事〉

宇文正：這篇是我投的，但比較四平八穩，可以放棄。

〈瓜分遺產的好日子〉

廖玉蕙：雖然文字有一點油，但他藉由一塊遺產來談家族的、親情的恩怨等還滿動人。可惜的是文章裡有一個讓人感覺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一直把阿公稱做「老人」。

宇文正：我覺得他的敘述比較蕪雜，我都搞混了他家到底在哪裡？得努力幫作者釐清，梳理，但這是作者該做的事。

鍾怡雯：一段一段，好像沒有整理過，就這樣湊起來了。

劉克襄：這篇比較文勝於質。

〈東門印象〉

劉克襄：我會選本文是因為寫市場的部分，有一些聲音和氣味寫得比較好，其他地方我就沒有想要支持。例如他寫候選人的影射，還有政客的部分，文字上有些輕浮、浮誇了。

廖玉蕙：因為我就住在東門這個區塊，幾乎每天出入其間，覺得他這篇文章，寫菜市場的狀況沒有寫得很到位。東門市場是個很精彩的地方，以我個人的觀察，他觀察不夠，題材揀選精彩度不足。

宇文正：而且他前面是敘事者的視角，到後來突然轉變成一對姊妹的視角，也很奇怪。

陳昌明：但我很一直懷疑，東門市場到信義路可以滑滑板嗎？

廖玉蕙：現在滑板還可以，因為路鋪得很大了。

鍾怡雯：我是覺得他點到即止，只寫了一點點。

〈北城舊事〉

鍾怡雯：本來我在猶豫這篇和〈開車進不了臺北城〉，因為我覺得〈北城舊事〉比較有文采，〈開車進不了臺北城〉比較有趣，後來我投了〈北城舊事〉，但我不堅持。

劉克襄：在寫作的角度上我也覺得〈開車進不了臺北城〉比較有一個新的、創造性的寫法，〈北城舊事〉平平的，比較單調，太可惜了。

兩票作品討論

〈阿婆觀察報告〉

宇文正：這篇以幽默的眼光來歸納年輕人眼中阿婆的特質、形貌和作風，的確有些地方有點插科打諢，可是他到最後那一段，公車上阿婆發柚子的書寫活靈活現，使得前面那些個人主觀的臆測、說法，有了血和肉，使整篇活了起來，結尾結得很好。

陳昌明：我也要幫他講一下話，我一開始讀也覺得這篇散文有一點刻薄，寫年紀大的婦女衰老的主題，用嘲諷的方式來寫。可是他在寫過去的美學、髮式、生活品味理直氣壯地占據大家的視線，然後粗俗大器地表現他的生活模式。讀到中段我還是覺得不能忍受，可是文章最後垃圾袋出來，掉出柚子，我前面的不滿都被說服了。雖然前面那麼不滿，但到最後用柚子把情感、把人和人的交往與溫情，整個融合起來。最後我就能夠接受。

廖玉蕙：我真的覺得這篇文章下筆對老人很不友善，所以在閱讀後寫了註解「刻薄寡恩，殘忍，結尾

補恨，已不及」。

鍾怡雯：我覺得前面普通的衆生相，那裡沒有「人」，寫個人的東西進去，我覺得他寫得最好是後面那段，應該只寫後面的這個角度。

劉克襄：應該有每個年代的阿婆，他把整個阿婆集合，坐在那邊，都模糊了。後面撐不起前面。

鍾怡雯：前面應該設一個焦點，例如自己的阿婆，阿嬤的時代，順著寫下來，我覺得我可以接受。但變得寫得最好的是後面，難以收復前面。

〈不肖子回憶錄〉

鍾怡雯：這本來應該是個悲傷的故事，但他寫得很搞笑，例如父親本來要買飯春花，卻買到白紙花，結果阿公就這樣子沒了。整個敘述，寫故事算是條理分明，而且文字沒有太大問題。但因為前面要聚焦在臺北，所以總覺得一開始寫得很硬。他是從他們家開始投射到臺北城，講兩代之間的故事。我覺得這篇在所有的文章裡，既有寫到臺北、家族，也有個人對生命的觀察，他其實心裡面有點難過，可是一直沒有寫自己的難過，壓著自己的情緒。寫的時間跨度蠻長的，但是他掌握得蠻好，到最後是阿公過世、父親也過世，在這篇幅裡交代兩三代的故事，其實不太容易，他抓得恰到好處。所以我滿推薦這一篇。

劉克襄：此文恰到好處，相較於其他篇來說，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破綻，所以我讀起來很順暢，至少是個愉快的閱讀。在這幾篇裡有種比較幽默的角度，是我很喜歡的表達方式。

廖玉蕙：爸爸念的是早稻田大學，爲什麼到後來搞到一事無成？真的是很慘。這篇感覺有點像荒謬劇，例如爸爸被磚頭打到頭破血流，本來是很嚴重的事情，回到家之後，居然只是因爲衣服髒了

被罵。基本上我覺得像是一篇痞子的懺情錄，寓深情於荒謬之中。

劉克襄：如果畫成漫畫會非常好看。

陳昌明：其實有日本人搞笑的功力。

宇文正：我可以支持這一篇。一開始沒有投他，是因爲我覺得要在這麼短的篇幅，講一個這麼龐大的事情，感覺寫得有點急促，但作品基本上是流暢的，有些片段讀起來有點輕浮，可能作者就是要用這樣的語氣表現「不肖子」的氣質，也還可以接受。

劉克襄：因爲是四十年的東西，如果不輕浮，會很慘，我後來接受此文是這樣考量的。

陳昌明：基本上結構還不錯。的確是很搞笑，我講玩笑話說「超衰小」，用這樣的筆法去寫，以散文來說還滿逗趣的，可讀性很高，但敘述的地方還是有小缺點，尤其是寫這麼長的時間，寫父親跟他的經歷，有時候會覺得點到爲止，很多地方連結得不是很緊密，我本來以爲他是要和他父親做對比，是兩個不肖子的對比，但後來他轉性了、改好了。整個控制，尤其是結尾收得還不錯，寫他父親變成穿紅盔甲的雨師，然後最後騎摩托車就不下雨了，扣得還不錯。

〈開車進不了臺北城〉

廖玉蕙：我覺得這篇就如同剛才克襄講的，使用了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寫法：一個水泥工在城市裡蓋房子卻進不到城裡來，去臺北既麻煩，停車也不方便，進去之後，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但首先我覺得文章扣緊了臺北城的意象，很符合徵文題旨；其次，作者自己一直在臺北城行走，可是父親卻終究進不了臺北城，頗有返照的趣味。最動人的地方是，不進臺北的父親爲了兒子半夜難歸，開車進臺北四下尋找，連方位都沒有，就在臺北亂轉，然後把醉倒夜店的孩子接

回家，這部分是比较動人的敘述，作者把悲傷、親情與趣味性結實得滿不錯的。

劉克襄：剛剛廖玉蕙老師都有講，我就不多說，可是我對第二頁有一段有一點小小的困惑：因為摩托車進不了臺北城，又被警察抓，所以一家四口人就到了三仙臺去看曙光、阿里山看星星，阿里山就算了，從臺北騎摩托車騎到三仙臺，不曉得是下午還傍晚了？這部分寫得有點誇張。

陳昌明：原來可能有一個象徵，一個建築工人的父親，然後進不了臺北城，這個城市是他蓋的，這個意象在其他國家也有很多，只是我後來發現他沒有好好用這個象徵，他用的是「城和城牆」、父子之間的阻隔，以及夫妻的阻隔，但我覺得他細節的部分扣得不是很好。為什麼會進不了臺北城？開車也去接他的兒子了，然後摩托車就可以騎到別的地方去，摩托車比較難去想像他進不了這個臺北城，是有一點邏輯上的問題。

鍾怡雯：第五頁「是他蓋起這座城，又被城阻隔在外」應該成爲這篇散文的主意象。但就少了一點東西，第一，他的文字很平，就是交代一件事情；第二，這樣一個題目，應該要稍微有點設計，起碼剛剛那個主意象應該要拿來使用，就覺得好可惜，怎麼會放棄這麼好的意象，就這樣交代完畢就了事。

宇文正：我覺得如果他像剛剛陳昌明老師講的，把焦點放在父親做爲建築工人和臺北城之間的心理拉扯，會是非常棒的。可是後面整個變成敘述者和父親之間的隔閡，硬是把父子疏離和父親開車進不了臺北城兩件事情兜在一起，卻沒有辦法從內心去寫父子之間的想法、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因爲父親開車進不了臺北城，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便有了難以彌補的隔閡，即使做爲隱喻，我都覺得很難說服我。

鍾怡雯：所以後來這篇和〈北城舊事〉，我就選了〈北城舊事〉。

廖玉蕙：我認爲這篇和〈北城舊事〉比較起來，多了一點點情味，當然若要挑毛病也不少。

二票作品討論

〈小天涯〉

廖玉蕙：筆觸淡淡的，回溯一個人從年少輕狂，想要效法切·格瓦拉去革命，但最後卻去從商，與朋友越行越遠，像幾米的繪本《向左走·向右走》那樣。順順地寫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激情，可是我覺得那種淺淡當中，有一種深刻的惆悵。在這麼多篇章當中，遣詞用字都算上乘，沒有寫得很纏綿，卻能很自然地勾引我們：「人生原來是這樣」的惆悵。

鍾怡雯：我覺得他的題目下得很好。像天涯陌路，但也不是太陌路，還是會相見，所以是「小天涯」。寫兩個政治理念不同的人，最早是因爲一個對社會主義，另一個對資本主義的擁抱，但再怎麼向左走向右走都還是在臺北城這個地方，總是會再見面。有一個場景是他們各自支持不同的候選人，只有一個人會當選，這裡面其實很惆悵。他朋友常常跟他講說：「同學我們可以不用這樣，可以偶而見面。」其實就是我們在生命當中常常會碰到的情況。有一點點歲月的惆悵，但就寫得很淡。我覺得題材集中，也滿有新意。

陳昌明：我覺得以「臺北」做主題寫作，這一篇很能反映在臺北城很多人的共同心聲：你可以每天見面，遠遠看見那個老朋友，心想要和他打招呼嗎？結果是在仁愛路的十字路口交錯而過，而且是兩個不同的陣營，不同的候選人，這很真實，很多人都面臨這種情況，所以我覺得這篇

很平實，可是又很有味道。在讀的過程，我覺得他讓我們身邊的很多朋友突然間好像被呼喚出來。

宇文正：這篇我可以支持。它在描繪這個社會，不一樣的政治傾向和族群認同，到底有沒有可能真正的包容與理解，即使擁有過共同成長的青春歲月？我覺得他有點出臺灣那種無解的政治環境，他的懷舊和感嘆，我覺得也是臺灣這二十年來政治社會變遷的縮影。

廖玉蕙：看起來很政治的當中，他也淡筆到愛情。其中，一位綽綽的女性身影高踞豪宅，一個執著的男性露宿豪宅外，形成人生中荒謬的對比。我覺得其中寫得最好的，就是一開始描寫仁愛路那段，我們都可以想像那個分隔島有多大，菩提樹那種飄忽的影像，象徵了人生的無常與違和。

陳昌明：我讀的時候很多年輕的、過去的影像都回來。

廖玉蕙：這個題目真的定得很好，又不俗氣。

劉克襄：可是他從白曉燕命案一直寫到現在，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好像可以再深一點或重一點。

鍾怡雯：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再滄桑一點。

宇文正：這批稿子裡很多篇都把很重的東西寫得有點輕薄。

陳昌明：可是我也很怕很多、很重的文字。用淡的文筆去寫很重的感情，有時候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廖玉蕙：我覺得這篇討論的本來是很重的議題，但用很輕的筆觸，不容易。

鍾怡雯：我總覺得他的文字看起來年輕，但年紀應該更大，我總是有這種錯覺。

宇文正：但比較之下我覺得這篇還是有韻味的。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給分，最高四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小天涯〉十七分（宇文正四分、陳昌明四分、廖玉蕙四分、劉克襄二分、鍾怡雯三分）

〈不肖子回憶錄〉十六分（宇文正三分、陳昌明三分、廖玉蕙二分、劉克襄四分、鍾怡雯四分）

〈開車進不了臺北城〉十分（宇文正一分、陳昌明一分、廖玉蕙三分、劉克襄三分、鍾怡雯二分）

〈阿婆觀察報告〉七分（宇文正二分、陳昌明二分、廖玉蕙一分、劉克襄一分、鍾怡雯一分）

最後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小天涯〉獲得首獎，評審獎為〈不肖子回憶錄〉，優等獎為〈開車進不了臺北城〉和〈阿婆觀察報告〉。會議圓滿結束。